

15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 9297 / 1 18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總序

夫人之生也分五氣之秀肖兩儀之體形貌既辨名  
字以立發於天資之謂性通於物理之謂識守道而  
舉之謂德循善而動之謂行尚其所愛之謂好學而  
後能之謂藝繫於窮通之謂天命非繇性情之謂人

事反於善道之謂惡舉是九者亦可以周物之變矣  
若夫挺執志操綽有度量襟抱夷曠才用敏給公方  
亮直而克固其守高尚潔素而不累於物以至質樸  
而遲訥聰悟而機警剛勇而多力詞辯而強記疏蹤  
而率意矜嚴而自法者皆性之品也若夫智慮宏遠  
謀畫沉遠詳達典憲精別人物研幾微之際而覩其  
未萌達性命之理而知其定分有犯無隱得盡規之  
道見賢思齊敦慕善之志通禮制之升降察緒續之  
臧否知止而不殆聞義而厭服者皆識之品也若夫  
敦仁孝之本宣忠義之烈豐友悌之愛昭賢懿之名

敦信以待人克讓而後已誠明昭感陰陽敷被儉約  
是守長厚成裕撝挹以自牧矜慎而用全或恪居厥  
官世濟明德勵清白之節勤幹蠱之業循守常道韜  
晦其才或圖報舊恩固辭爵賞解紛競之患遠勢利  
之交不處嫌疑之間安於貧窶之際獨守介節放於  
隱居以至改過自新報怨以德輕財好施分災救患  
敦托孤之義儉節終之禮者皆德行之品也若夫酷  
嗜所愛湛樂于酒崇聚編簡喜接過客奉清淨之化  
依圓寂之教醞籍於風度畜養於性情務爲清談競  
餌丹石者皆好尚之品也若夫勵志儒素刻意文翰

勤勞師問游息率塾裁著於詞訓敷述於已志揚推  
精允談說明辯博識於異物多能於庶事射御臻詣  
筆札極精博奕甚工算數通妙善兵家之技審音樂  
之旨習工巧之業明方術之用達醫診之理極圖繪  
之事究人倫之法明地域之占者皆藝術之品也若  
乃運之否泰數之修短或榮進十世寵貴而降盛或  
廢滯于時憂患而沉棄或攀附而崛起或周游而不  
遇或家列鍾鼎或貨無擔石以至流罹于厄難嬰仍  
於美疢招累而被譴非幸而罹釁感歎無所憂愧交  
懷或遁伏以苟生或困躓而貽辱者皆天命之異也

若乃世襲厥官家著訓法結好姻婭出繼入後民立  
於祠祀家職於賜書宵寤有徵謠言多驗著休志之  
令註名諱之文陳出餞之儀附置郵之信或多獲於  
時望或釣譽於天倫以至內舉其親自薦其器宴賞  
爲樂贈問有宜論交友生垂戒諸子游謁雅素慰薦  
所知請老而引年挂冠而退處膺奪情之命馳書餞  
之譽隱忍於恥媿披列於冤訴圖復仇怨作爲隱諧  
知將亡之期遺未亂之命者皆人事之異也若乃資  
質草陋性識顛蒙輕躁而寡謀吳懦而無勇恢諧而  
縱辯衍鬻以自矜乏知人之明昧舉士之理封執偏

見溺於私愛偷薄而無向猶介而失中吝嗇自資隘  
急成性述作狂簡學識孤陋以至反忠孝之理乖義  
睦之訓賦姦險之性極讒邪之體殘忍不道奢縱自  
安虧失禮章貪免賄賂奉上無恭肅之節在官極阿  
附之邪蹈善不終作偽彌拙好忿嗜怒詆訐於衆多  
忌賢能交構於禍患肆莠言以嗤誚摘缺望以譏刺  
文飾其短黨比所親厚誣善人巧窺榮宦豐葬送之  
禮任伉俠之氣以至極沉湎之過恣惟薄之亂妖惑  
以蠱衆厭勝而徼福咎徵既集陰報斯至或亡匿而  
延喘或敗類而伏辜者皆惡之品也夫以天地和粹

之精凝而為賢明為正直其行不同而皆底於善陰  
陽舛沴之氣聚而為愚闇為姦回資性不類而皆底  
於惡善惡之際事以萬殊加以天命之難謀人事之  
多故紛綸古昔非可槩舉今但采明著前志可以戒  
勸者類之千篇其有姦臣偽迹亦附于後凡總錄部  
二百四十二

孝

夫孝三德之本百行之先也凡為人子者生盡乎養  
沒盡乎禮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欲報之恩昊天  
罔極此孝之至也昔仲尼為曾子述孝經自天子諸

侯卿大夫士至於庶人孝之道盡矣後之人有以見先聖之行成賢弟子之美千古而下以為義訓孝之大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之謂也是知聖人述作之旨以孝為德本教之所繇生風化之大也故南陔白華之篇辭亡義存垂乎勸戒今之所述者歷選前代名臣吉士奉親有聞者咸著于篇

穎考叔穎谷封人也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中國今南陽宛

縣生莊公及其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莊公寤

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愛共

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為太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

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號東

號君也恃制嚴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號國今榮陽請京使居之謂

之京城太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言寵異於眾臣京鄭邑今榮陽京縣既

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

不堪貳公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段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

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貳兩屬者

今皆取以為已邑至於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子封曰

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

崩為臣不義於君為弟不親太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

兵其卒乘步日卒車日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啟開也公聞其

期日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

太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遂置姜氏于城穎城穎鄭地而誓

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悔之穎考

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

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而食

不隘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饗士蓋古賜賤宦之常公曰爾有母遺繫我

獨無繫語助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公語之設疑也

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

其誰曰不然隧若令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

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

洩洩洩洩舒散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

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

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子不已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

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倣此

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寵驪姬有二子長曰奚齊

次曰卓子驪姬欲立奚齊謂太子申生日君夢齊姜

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言求食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

丹序元道 總錄部 卷之七十五 六

內 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 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

明公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繇太子太

子奔新城 新城曲沃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子辭

君必辯焉 以六日之狀自理 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

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 吾自理則姬死

樂不樂為 繇吾也 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

名也以出人誰納我魯僖公四年十二月戊申縊于

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國語又載晉獻公將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荀息丕

鄭里克乃別烝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猛

足乃言於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

子曰吾聞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

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子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

焉且夫問父之愛而嘉其明有不忠焉廢人以自處

有不貞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

矣吾其止也申生祭其母齊姜於曲沃薦胙於獻公

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獻公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

子曰為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辭明之太子曰

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其即辭之君且怒之

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

人誰納我我自殺耳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又

云獻公將殺申生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

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彰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

而入是重困也吾聞之仁不惡君智不重困勇不逃

死吾伏以俟命申生將死使猛足言狐突曰申生有

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

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

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其君

穀梁又載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存二子長

日奚齊稚曰卓子驪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

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夫人將衛士而衛冢

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

丹守元龜 總錄部 七



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子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語築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致福於若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醢為酒藥脯以毒食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自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墳以脯與犬而犬死驪姬下堂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謂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也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糾脰而死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

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

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

思而作渭陽之詩焉

晏嬰齊大夫父桓子以魯襄公十七年冬卒晏嬰麤

衰斬斬不緝也衰在苴經帶杖管履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

杖管履草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畧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

草亦非喪服正文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

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已

遜辭以答家老矣

子野魯襄公妾敬歸之子也二十一年六月公薨於

楚宮立子野九月癸巳卒毀也過衰毀瘠以致滅性

楚宮立子野九月癸巳卒毀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

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啼呼疑者子貢

曰豈若速反而虞乎速疾也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

也 哀戚本也 祭祀末也

皐魚哭聲甚悲孔子聞之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魚

也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避車與之言曰子非有

喪何哭之悲也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

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吾失之二也

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

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

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

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伯魚孔子子也 名鯉猶尚也夫子聞之曰

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嘻悲恨之言伯

魚聞遂除之

孟莊子魯大夫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

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

子仲孫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高子皐孔子弟子名柴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

年言泣無聲木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言人不能然

少連太連東夷之子也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

期悲哀三年憂

顏丁魯人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

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其反而息

曾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

之業作孝經參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

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

下使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鷄豚逮存親也故吾

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所以

多也樂其建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

焉堂高九仞擗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

非為賤也悲不建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又載曾子仕於莒得粟三乘方是之時曾

子重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

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其父曾嗜羊棗

而參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孟子曰膾炙與羊棗孰

美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亡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

羊棗孰與膾炙美也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也

然則曾子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

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曾子有疾

名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啟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

使弟子聞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此

喻已當戒慎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

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而識之

閔損字子騫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

哉閔子騫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言十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勸

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下堂而傷其足數月

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

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哉爾之間也吾聞諸

曾子聞諸孔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唯人為大父

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

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怠孝也今予忘

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頃當為雖一舉足而不敢

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

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乎殆一出言而不敢

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

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徑步邪趨疾也忿言不及於身人不能無忿忿怒之言

當錄其直直則不服其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

不敢以忿言來也總錄部

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

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也其母死五日而不食日吾

悔勉強過禮也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猶何也

漢石建萬石君奮之子建為郎中令白首萬石君尚

無恙每五日歸謁親郎官五日一下入于舍竊問侍者取親

中帶廁踰身自澣灑親謂父也中帶若今言中衣也

也世謂小袖衫為廁復與使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

以為官萬石君卒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

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

馮塘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以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切

公孫弘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位至丞相

霍去病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中讀日仲以縣吏給事平陽

侯家縣遣吏於侯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

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

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

既壯大迺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驃騎將

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郊迺近於郊界

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趨入拜謁

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

孺扶服叩頭服音蒲北切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

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與弟倫俱沒官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武帝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輒拜鄉之涕泣然後廼去位至侍中駙馬都尉

杜延年父周爲御史大夫延年後爲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皆易其處

韋玄成父賢其先魯人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而韋賢次子舜留魯守墳墓位丞相

翟方進爲丞相身旣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修行飾供養甚焉

原涉父爲南陽太守卒時少行三年喪者涉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涉位至天水太守

後漢梁統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主者以有老母也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爲河西大將軍

鄧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位至太傅

樊條宏子也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

過禮毀病不自支光武嘗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位

至光祿大夫

銚期父猛為杜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位

至衛尉

祭遵喪母負土起墳位至征虜將軍

祭彤早孤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家

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位至太

僕

魯恭父建初為武陵太守卒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

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

人鄉里奇之恭位至司徒

孔奮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

同其菜茹位至武都太守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嘗學

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蘆啜粥非禮不行良

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

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

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

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

廉范祖丹爲王莽大司馬庸部牧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釣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位至蜀郡太守

劉平本名曠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與母俱匿野

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日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哀而還之位至宗正

陸續會稽人爲州別駕從事刺史尹興坐楚王英事徵詣廷尉續考掠備至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名將案之續曰因食饋羨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



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與等事

鄧彪明帝時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

班超字仲升固之弟為官寫書受命以養老母明帝問固知之除超為蘭臺令史

王琳字巨尉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家廬號泣不絕

桓典喪母事叔母如事親位至光祿勳

趙孝為衛尉以孝行聞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讓行已類於孝

江革齊國臨淄人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竝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嘗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

却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愿謹也款

誠也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

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

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

歲時縣當案北案以北之革以母不欲遙動自在

轉中輓車不用牛馬錄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爲吏位至諫議大夫

彭修會稽毗陵人年十五父爲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爲盜所劫修因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位至吳令

馮豹衍子也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位至

尚書

竇章以三輔遭羗寇避難東國家於外黃

外黃縣屬陳留故城

在今汴州雍丘縣東

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位至大鴻臚

朱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位至尚書

樂恢父親爲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卽解出親位至騎都尉

汝郁性仁孝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強爲飯守親共異之四字曰叔異及親

丹府志 卷一 孝一  
歿遂隱處山澤

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位至魏郡太守

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起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因不可測往日之喜乃

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周磐汝南安城人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

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頻除任城陽夏重合三

縣令思母棄官還鄉里及父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居家側教授門徒常于人公府三辟皆不就

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友父嘗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以歿矣從物何為遂不應

友父茹堯時隱人

霍譔遷金城太守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卽去之位至  
光州牧

趙咨以燉煌太守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  
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  
謝曰老母年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  
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嘆跪而辭曰所犯  
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錄此  
益知名

韋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  
瘠骨立醫療數年乃起位至大鴻臚

鄧隲母新野君寢疾隲兄弟竝上書求還侍養太后

以間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

間封西華侯  
隲之弟也

賜安車駟

馬及新野君薨隲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  
隲等旣還鄉第竝居家旁間至孝骨立有聞當時位  
至特進

桓麟爲許令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

薛包汝南人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  
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  
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  
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

乎哀徵拜侍中不起

申屠蟠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徵博士不至

姜肱字伯淮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迺迺迺就室徵大中大夫不拜

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爲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袁閎字夏甫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性徒行無旅旣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縣贈衰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

陳紀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遭父母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尙書圖像百城以厲風俗位至大鴻臚

楊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楮以給供養諸生嘗  
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種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位至  
太尉

孫期濟陰成武人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  
奉養焉司徒黃琬辟不行

謝該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

崔寔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拜遼東  
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位至尙書  
虞詡陳國武平人也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  
奇之欲以爲吏詡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位

至尙書令

張武吳郡繇拳人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  
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  
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大學受業每節嘗持父遺劔  
至亡處祭醢泣而還太守第伍倫嘉其行舉孝廉遭  
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李充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樹者充手自殺之  
嘗居先人家側未曾入城市位至左中郎將

廖扶父爲北海太守坐羗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  
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嘆曰老子有言各與身孰親

吾豈爲名乎遂絕去世外專精經典

李應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劉茂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位至侍中

孔融年甫十三甚母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位至大中大夫

郭林宗有至孝遭母憂嘔血發病歷年乃瘳徵有道不就

种劭爲益梁二州刺史會父拂與李摧等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

以身殉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執其仇與汜戰于長平觀下車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胡廣爲太傅錄尚書時年已八十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

鮑昂有孝義節行初父得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

皇甫堅壽者嵩之子也董卓與嵩有隙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走雒陽歸投於卓卓乃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兒嵩囚復拜嵩議郎

蔡邕性篤孝母嘗帶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位至左中郎將

朱雋少孤母嘗販繒爲業雋以孝養位至大司農

袁紹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廬六年後爲冀州牧

田豐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哂後爲袁紹別駕

徐庶字元直荆州劉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劉備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庶與諸葛亮竝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備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位至左右中郎將御史中丞



魏劉正舒仲武子也仲武先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母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母丘氏立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耐葬焉而陶不許正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衰蒙綴絡數十年弗得從以至死亡

鮑出字文才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居本縣以飢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猶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逐之須

史出從後至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襪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後一頭斫賊殺四五人賊走復相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青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姬此我

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將客南陽建安  
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  
共與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  
盤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  
爲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  
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

黃郎父爲本縣卒及爲君長自以父故嘗忌不呼鈴  
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

高柔父靖爲蜀郡都尉時天下大亂柔從兄幹袁紹  
甥也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  
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  
不嘗三年乃還位至大尉

杜畿字伯侯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在荊州數歲繼  
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位至尚書僕射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  
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  
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  
殺之不易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  
躬耕守節位至大司農

曹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

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位至大司馬揚州牧

王脩字叔治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位至奉嘗

王烈遭父喪泣淚三年太原人後避地終遼東王相任暇年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孝見稱

王基字伯輿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

高貴卿公時爲鎡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進封安樂侯上疏來分戶二伯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撫育之德有詔特聽

趙昱年十三母嘗病經三月昱慘戚消瘠至日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里稱其孝

吳顧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嘗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間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大帝爲作布衣一襲皆麻絮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嘗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

泣服未闋而卒

駱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涕泣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位至濡須督

劉繇字正禮年十九從父躡爲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繇是顯名

劉基繇長子也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漢末爲振武將軍揚州牧

孟宗爲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嘗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時禁長吏以喪去官持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也

諸葛瑾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位至大將軍左都護

陳表武庶子也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其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顏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于大義公正如此繇是一二母感悟雍穆位至偏將軍

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

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位至偏將軍中夏督

冊府元龜

淮南子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孝第二

晉王祥字休徵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繇是失愛於父母每使掃除牛下祥愈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有母柩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平如此漢末遭亂扶

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  
母終居喪毀瘠杖前後起位至太保

曹志爲散騎嘗侍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  
失常

李喜初辟太傅屬因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喜母病  
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節操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  
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  
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  
側息未嘗解衣飲食湯藥必先嘗後進泰始初詔徵

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  
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  
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旣無伯叔終  
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暮功強近之親內  
無應門三尺之童煢煢孤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  
病嘗在牀第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  
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  
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  
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嘗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

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違慢郡縣  
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  
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  
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况  
臣孤苦疋靡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官  
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  
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  
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  
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  
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  
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  
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  
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  
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  
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各不虛然哉乃停名  
位至漢中太守

荀顛爲司空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  
滅性海內稱之

何曾有清德傳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  
事其親者其頴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劉今日

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  
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  
表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  
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  
曰賴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  
其敬亡盡其哀予於賴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六  
十而孺慕予於賴昌侯見之矣位至太傅

李宣伯遼東襄平人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  
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強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  
所從宣伯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無所見欲行喪

制服則疑父尚存清若居喪而不婚娶後有隣居故  
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服制燕國徐邈與之期  
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宣伯遂絕房  
室嘗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宣伯既幼孤母  
有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  
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錄是以孝聞

伯不識生母及有識蔬食  
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也

一云敏生宣  
伯而遣妻告

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任堂北壁外假葬開戶  
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力術喪過三年有馬八匹



輿棺至冢負土成墳

傅咸自尚書左丞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

羊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墓寢頓十餘年位至征南大將軍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

許孜東陽吳寧人二親沒哀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孜以方營大功乃

棄其要鍾宿墓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積二十餘年

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蒸黍朝夕奉亡如存餘具孝感門

子士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字叔褒父亡竹管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州郡禮

辭令具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或有斬其墓栢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於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滂

泣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為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初袞父誠袞以酒

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

墓前自杖三十鄰人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衮  
每拜之

孫晷富春人以身行聞父母嘗饑雖諸兄親饋而晷  
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江川父難於風波每  
行乘籃輿晷躬自扶持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籓  
屏之間隱息以待不令主人知之

王戎字濬冲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  
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棊而容貌畏悴杖然後起裴  
願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冲不免滅  
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

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  
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毀  
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  
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

王接字祖游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嘆曰王氏有  
子哉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位征虜將軍司馬  
傅宣字世引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  
閻纘字緒伯博覽墳典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  
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  
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

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

王况字處道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位尚書令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少喪二親哀毀過禮位折衝將軍

盛彥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仕本邑小中正

鄭默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旣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目默始

山濤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

韋忠平陽人也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願造馬服闋遂廬於墓所願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

王堪遭父喪居於墓次位汝南內史

荀崧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雒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屍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

夜方蘇葬母密山

潘尼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任位太嘗鄉

嵇紹字延祖中散大夫康之子十歲而孤以父而得罪靖居私門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嘗若不足謹身節儉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無使役以他人不如已之誠至也位至侍中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三旬後母卜氏遇之無道嘗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之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溫之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劉殷七歲喪父服喪三年未曾見齒事曾祖母王氏以孝聞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王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

桑虞魏郡黎陽人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襍米足以勝哀虞諸兄任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

海東會丁母憂遂止衰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  
范粲爲武威太守以母老罷官郡旣接近寇戎粲以  
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涓令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  
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  
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  
之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  
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  
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  
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及維京傾  
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墓壟不去賊  
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王長文廣漢人州府辟命皆不就後成都王穎引爲  
江原令或問曰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  
親非爲身也

庾闡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爲樂安長史在項  
城永嘉末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冠  
絕酒肉垂二十年鄉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爲晉王  
辟之皆不行位吳國內史

王允之爲建武將軍錢塘令以父舒卒去職旣葬除

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  
 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興嶠海內名士不  
 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畧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  
 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

陶侃為荊州刺史時武昌號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  
 為作史侃每飲酒有定限當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  
 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  
 故不敢踰

何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沈敏有識度好古博  
 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嘗患其鮮  
 不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縣涇  
 縣令司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  
 杖而後起

卞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  
 累辭不受元帝遣中使敦逼壺牋自陳曰壺天性狷  
 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為中書  
 令時壺家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  
 遇禍逆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  
 蘭陵為苟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  
 思暫之郡莫得託身尋蒙見召為從事中郎豈日貪

冊府元龜 卷之二  
榮直欲自致異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  
自陳軼旣梟縣壺亦嬰病具白歸聞未蒙恕遣世子  
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  
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名壺爲尙書  
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壺年九  
歲爲先母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壺以  
陋賤不能榮親家業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  
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私無效如彼私情艱  
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壺一人江北便有  
傾危之慮壺居事之日功績隆著誠不得私其身今

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恭叅式竝以明  
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下  
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壺委質二府漸冉五  
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祭何哀孤之  
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壺後征蘇峻  
苦戰死之二子眡盱見父沒相隨赴賊見害壺贈侍  
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  
其子眡散騎侍郎眡弟盱奉軍都尉眡母裴氏撫二  
子屍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哉徵士翟湯  
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嘗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

何充爲東陽太守以墓被發去郡

臣欽若等日以諸墓謂其親之墓

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陽令

劉超爲射聲校尉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

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

鄧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

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

勸攸去正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

位右僕射

吳隱之字處默遭母喪哀毀過禮嘗食鹹菹以其味

撥而食之位金紫光祿大夫

應詹字思遠魏侍中璩之孫詹幼孤爲祖母所養年

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位

平南將軍

祖約性至孝少孤貧嘗自炊爨以養母位光祿大夫

顧衆字長始驃騎將軍榮之族弟父祕交州刺史衆

出後伯父早喪終事伯母以孝聞位尚書僕射

范滂父早卒少孤貧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

之位安北將軍



陸曄字士光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爲鄉人書曰士  
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位衛將軍

孔掄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位會稽內史

徐邈遭父憂邈先患疾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州  
里傷悼識者悲之位驍騎將軍

張翰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爲齊王大司馬東曹

掾

郗愔字方回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位司空

謝沉字行思少孤事母至孝會稽內史何充引爲參

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爲功曹征北將軍

蔡謨版爲參軍皆不就閒居養母不交人事

顧和爲國子祭酒母憂去職居喪而孝聞旣練衛將

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郎喻旨和每見

催逼輒號跳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

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徇義吾在嘗

日猶不屈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抵足

以示慙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康帝又下詔曰百揆

務殷端在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

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

禮况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

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下起服闋然後視職

高惺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性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惺後爲丹陽尹封建昌侯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子崧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穆帝哀之乃下詔曰惺備爲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錄是見稱

上蒙事諸母甚謹俸祿資產嘗推厚居薄位司徒左長史

范宣陳留人也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

范毓齊盧人也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於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

桓彝子雲爲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爲江州刺史稱疾廬於墓次詣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蒞職

殷仲堪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父喪服闋孝武帝召爲太

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  
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  
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  
愧焉位荊州刺史

桓玄襲父溫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  
其叔父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  
面衆竝異之

孟陋武昌人也少孤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  
肉十有餘年親族迭勸之日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  
不肖者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  
後從言繇是名著海內

王華父廡王恭舉兵假廡建武將軍令起軍助爲聲  
援及恭罷兵廡怒廻衆討恭戰敗奔走遂不知所在  
華以不知廡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謚言其死  
所華始發喪入仕至宋時貴顯一以情事異人未嘗  
預宴集終不飲酒有讌不之詣若宜論事者乘車造  
門主人出車就之位護軍

劉敬宣父牢之鎮西將軍敬宣八歲喪母輔國將軍  
桓序鎮蕪湖牢之叅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  
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

冊府元龜 卷之二  
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  
位冀州刺史

前燕李續字伯陽范陽人父產仕石氏爲本郡太守  
續以風節知名清辨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  
龍親征段遼師以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龍大  
怒太守惶怖避匿續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攘疆場  
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  
咸思效命非惟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爲  
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以年災歲儉家有菜色困  
弊力屈無所取濟違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續年  
少壯節喜而恕之於是獲免

宋孔季恭仕晉爲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安帝隆  
安五年於喪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  
謝方明有志行晉末孫恩之亂父冲伯父邈皆遇害  
於時荒亂之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  
而營舉凶功盡其力用數月之間葬送並畢雖平世  
備禮無以加焉位會稽太守

潘綜吳興烏程人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  
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進賊轉逼近驃語綜我不能  
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

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驟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  
爲老子不走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驟綜  
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  
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  
可殺殺孝子不祥賊良久乃止父子竝得免後爲遂  
昌長

臧燾以母老家貧與弟燾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  
養親者十餘載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燾  
位光祿大夫

胡藩少孤居喪以孝稱太守韓伯見謂藩叔尚書少  
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位太子左衛率

蔡廓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位禮部  
尚書

孟懷玉爲江州刺史丁父艱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  
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出繼喪主唯已乃見聽

張敷吳興太守邵之子生而母沒年數歲問母所在  
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雖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  
許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錄之  
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見從母嘗悲感哽噎爲司徒  
有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報以疾篤敷狂奔省自發

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  
遂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動絕而復  
蘇茂度曰我異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  
暮而卒瑯琊顏延之書弟茂度曰賢弟子少履貞規  
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  
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清問無睽薄暮之人莫其方  
見慰悅豈謂中年奄爲長往問聞悼心有兼嘗痛足  
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其見重  
如此

羊崇廣州刺史希子希遇亂被害時崇丁母憂毀瘠

週禮及聞廣州亂卽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  
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于是進路父葬畢不  
沈翼慶遭母憂哀毀致稱本縣令諸葛闡之公辭言  
上位祠部尚書

周績之字道祖廬門廣武人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  
成人奉兄如事父

宗炳字少文南陽涇陽人父繇之湘鄉令卒炳居喪  
過禮爲鄉閭所稱

謝朓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  
疾晨昏溫清嘗藥奉膳不闕一時動心戚顏未嘗暫

改恐僕役營疾懈怠躬自執勞母病畏驚一家尊卑  
感贈至性咸納履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位  
黃門侍郎

謝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  
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爲柳  
建威長史

賈思會稽諸暨人少有志行母亡未葬爲鄰火所逼  
思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襯得免思及栢  
俱見燒死

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三喪母三  
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運力以營葬事  
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嘗居墓側未  
嘗暫違

戴顓譙郡銍人也父達兄勃竝隱遯有高名顓年十  
六遭父憂幾於滅性因此長抱羸患顓勃竝受琴於  
父父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造五部顓  
又制長弄一部竝傳於世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  
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  
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

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所費者大乃垂泣瘞  
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  
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  
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仁厚之風行於鄉黨  
鄰村小大莫不有呼其名者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父隨孫恩入海被害屍骸  
不收母兄竝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遠歸  
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母兄冢墓儉而  
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  
瀝骨當悉凝侵乃操刀泐海見枯骨則刻肉灌血如

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  
終身嘗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麋鹿觸網必  
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  
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  
糞傳之卽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聚饋無所  
受孝武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卒

余齊民晉陵人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殂大明二年  
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此  
者內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嘗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  
便歸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



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日相見何難於是號  
呼殯所湏吏便絕

何子平陳郡陽夏人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  
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  
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日尊老在東  
不辨嘗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  
可寄致全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  
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顛之爲  
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知州中差有微  
祿當啟相留子平日公家正取信黃籍年既至便應

以持私庭何容以實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  
又切微情觀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日實未及  
養何假以希祿觀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  
供養後爲海虞令母喪去職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  
絕而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  
營葬晝夜號絕櫛踊不闕俄頃耳慕之音嘗如袒括  
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清涼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  
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雨兄子伯興採伐茅竹欲爲  
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  
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旌賞明帝泰始六年

冊府元龜 卷之二  
為營冢柳十年居喪毀甚困瘠踰久及至免喪支體  
殆不相屬

袁彖顓弟子也顓在雍州起事見誅明帝投顓屍江  
江中不聽歛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潛行求屍四十  
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  
離身後廢帝卽位乃得改葬顓從叔司徒粲舅征西  
將軍蔡興宗竝器之

沈演之爲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爲武康令固辭不允  
到縣百許日稱疾去官

沈冲父懷文爲晉安王征虜長史廣陵太守得罪被

繫冲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  
文言於明帝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  
正其罪帝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冲兄弟以此知名  
吳達吳興烏程人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嫂  
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  
以葦蓆裹之埋於村側旣而達疾得瘳親屬皆盡唯  
達夫婦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  
木燒塼無有懈倦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暮年  
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隣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  
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隣人夫直葬畢衆

悉以施之逵一無所受皆備力報答焉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卽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繇此得釋昭先父母皆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其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節操隱迹避人唯與同郡范顛善亦嗜酒相得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顛宿衣悉夾布飲酒

眠顛以卧具覆之百年引去謂顛曰綿定奇惡西派涕悲慟顛亦爲之感動

阮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服除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位臨海太守

郭原平字長泰會稽永興人世道之子又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閑木功備貨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爲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辨有肴味唯滄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糴然後舉爨父抱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

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  
 為奉終之義情理所畢營冢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  
 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  
 展勤工乃閑練又自賣工夫以供眾費窀穸之事儉  
 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  
 懈與諸奴分勞每讓迅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  
 平服勤未嘗暫替所餘天傭貨養母有餘聚以自  
 贖本性智巧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歲求者盈門  
 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錢又以夫直助之父喪  
 既終自起兩間為祠堂每至節歲蒸嘗於此

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  
 亦有所噉在私室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  
 陽許瑤之居在牙與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  
 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  
 日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  
 拜而受之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  
 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嘗裸袒原平不欲使人  
 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  
 垂泣躬自耕墾

沈林子年十三遇家禍時雖逃竄而哀號晝夜不絕

聲王母謂之曰汝當忍死強親何爲空自殄滅林子  
曰家門酷橫無復假日之心直以至讐未復故且苟  
存耳一門旣陷妖黨兄弟竝應從誅逃伏草澤唯慮  
及禍而沈頡家甚強富志相陷滅林子與兄晝藏夜  
出部於所居宅營墓葬父祖諸叔兄六喪儉而有禮  
位西中郎兵參軍

虞棕字景豫少而謹正有至性父秀之亡棕東出奔  
水漿不入口位正員嘗侍

雙泰真隨郡人有幹力荊州刺史沈攸之反名不肯  
來後泰真至江陵有以告攸之者因留補隊副厚加

料理泰真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  
之逐討甚急泰真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  
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旣失之錄其母而去  
泰真旣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  
一萬轉補隊主

徐文伯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  
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位都陽正嘗侍

秦綿河南人遭母憂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菴  
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  
聲行者爲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五十三  
孝二  
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袁粲初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塼叩頭流血塼  
碎傷一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  
彌日後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敦逼  
備至中使相望粲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  
祥變嘗發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平珍授中書監  
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  
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竝固辭服終乃  
受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孝第三

南齊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父耶利魯郡太守宋文  
帝元嘉中没于魏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没卽  
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耶利後仕魏中書戒懷  
慎不許如此懷慎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同没魏模

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冠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  
刺史元孫北使魏問之曰崔耶利崔模竝力屈歸命  
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  
陽迴車欲令忠孝竝知臣子兩節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祖湛之父聿之竝爲宋文  
帝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  
爵枝江縣公見孝武升陛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  
尚康樂公主

張岱仕宋爲司徒左西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  
去官徙質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  
觀過可以知仁不須察也

王寬仕宋明帝泰始初爲隨郡太守值西方反父玄  
謨在都寬棄郡歸明帝加賞使隨張永討薛安都寬  
辭以母猶存在西爲賊所執請得西行遂襲破隨郡  
斬僞太守劉師念救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畫寬  
形

王儉初仕宋爲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  
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  
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  
密以死請事始不行

顧昌衍吳人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之帝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爲尙書禮部郎

劉善明仕宋爲直閣將軍時青州沒魏善明母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息時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後廢帝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而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虜贖得母還

劉俊仕宋爲散騎侍郎桂陽王之難加寧朔將軍勛

守石頭父勛於朱雀航戰死俊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勛屍頭後傷缺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勛爲領軍素與勛善書警俊曰承至性毀瘵轉之危慮深以慘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縑纊撤温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耶當浮顧徃旨少自抑勉建平王景素反太祖總衆軍出頓玄武湖慘初免喪太祖欲使領父軍名見俊兄弟皆羸削收貌於是乃止後轉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俊父勛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記俊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勛碑拜敬涕泣



州府元龜 卷三  
俊兄弟以勔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東昏卽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

袁廓之父景攜宋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比晉之王袁顏延之見其幼時嘆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

劉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謂親戚曰阿彌便是今世曾子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爲戚娶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體上孔氏不悅瓛卽出其妻居父喪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位征北司徒記室

江敷爲中書郎敷庶祖母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晝齊臺建爲吏部郎太祖卽位敷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溫清啟乞自解

蕭惠基仕宋爲長水校尉母憂去官太祖卽位爲征虜將軍衛尉惠基就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

褚淵爲右僕射衛尉如故淵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須  
養固辭衛尉不許爲中書令受顧命遭庶母郭氏喪  
有至性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暮年不盥櫛唯泣淚  
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爲中軍將  
軍本官如故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葬畢詔攝  
職固辭又以時及莽祭乞解職並不許  
賈樓長淵之子淵世傳譜學魏人王泰寶買襲卿邪  
譜以淵坐披求當極法樓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  
之免淵罪樓長位北中郎參軍

孫琰太原人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

母哀之後有疾不使之知也

杜棲爲豫章王嶷西曹書佐以父京產年老歸養怡  
情壘畝肥白壯長及京產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  
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能哭不食鹽菜每營  
買祭奠身自看侍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  
時血數升時何胤謝朓竝隱東山遺書敦譬誠以毀  
滅至祥禫暮夜見其父慟哭而絕

顧歡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遁不  
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嘗延百人歡早孤  
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哭學者繇是廢蓼莪

篇不復講位揚州主簿

薛淵汾陰人父從安都爲宋徐州刺史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北人太祖鎮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武帝卽位淵爲左衛將軍初淵南奔母索氏不得自援改嫁長安楊氏淵私遣贖梁州刺史崔惠景報淵云索在界首遣信拘引已得援難淵表求解職至界上迎之見許改授散騎嘗侍征虜將軍淵母南歸事竟無實永明元年淵上表解職送貂蟬詔曰遠隔殊方聲問難審淵憂迫之深固辭朝列昔東關舊典猶通婚宦况母出有差音息時至依附前例不容申訴便可斷表速還章服淵以贖母旣不得又表陳解詔不許後魏使至帝爲淵致與母書

江泌濟陽考城人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饑不忍食劉靈哲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宋泰始中爲魏所獲靈哲爲布衣不聽樂及父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位兗州

刺史

蕭敞明南蘭陵人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疾躬禱夕

不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

謝瀹爲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城內史後爲

侍中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武帝勅令速拜別停朝

直

張融爲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

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

王文殊吳興故鄣人父没于魏文殊思慕泣血蔬食

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拔爲功曹不就

樂願字文德爲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亡願忽思戀

涕泣因請假還中路得父凶聞願便徒跣號咷後遇

商人附載西土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

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

樂預願弟也性孝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

與預悲感闕絕吐血數升遂發病位丹陽尹

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塘人年數歲喪所生母謙之

父賂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

密語之謙之雖小技丹殺幼方詣獄自繫

陸厥爲後將軍始安王遙光反厥父聞被誅厥坐繫

尙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

言不及  
赦令

崔慰祖字悅宗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祖解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五十三  
禍奉朝請父喪不食鹽豕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  
毀不滅性正當少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  
矣慰祖不得已從之

劉懷慰字彥泰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爲桂陽王  
征北拔行參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喪不食  
鹽醬冬月不衣絮養孤弟妹寡叔母皆有惠義

陸絳父開爲揚州別駕刺史始安王遙光反事敗開  
以綱佐被召至桂姥宅尙書令徐孝嗣啟開不預逆  
謀未及報徐世標令殺之絳時隨開延頸乞代死遂  
并見殺

陸慧曉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  
餘年不仕

劉颯南陽人事繼母有孝行弟濂事颯亦謹

王秀之爲太子舍人父卒爲菴舍於墓下持喪

勞冲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冲父初卒遺命祭我必以  
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矣園中取菓菜  
流涕薦焉

劉繪爲長沙內史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  
年食麤糲

劉懷裔晉陽無錫人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祭

帛不食鹽菜

薛天生晉陵無錫人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謹節年穀饑貴僧遠省食以供母

華寶晉陵無錫人父戌長安寶年八歲父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沒寶年至二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

何永廬江潛人也母王氏爲父所害永與弟黠以此無宦情

宗測南陽人有高尚之志母喪身負土手植松柏

臧榮緒東莞莒人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中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寢論掃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席其珍未嘗先食

沈昭光者昭略之弟也昭略文季兄弟子也與文季同爲東昏所害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格殺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嘗昭光廷尉

剡縣小兒

史失姓名

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

以小兒又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投下牀匍匐

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庾曜父弘遠爲江州長史坐與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曜年四歲抱持乞代命遂并殺之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求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王斯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蕭欲遣參之孔稚珪曰何暇參此豈有全理以憂卒

褚向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毀若成人親表異之位

### 北中郎廬陵王長史

鮮于文宗漁陽人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庾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爲撰孝子傳

毛惠素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牀帳屏幃每月朔十五日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

陶季直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

卒後家人始贖季孟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位大  
中大夫

梁傅昭父淡初任宋竟陵王劉誕誕反坐誅昭六歲  
而孤哀毀如成人者宗黨咸異之

殷均爲臨州內史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  
之手書誡諭曰知比諸惡哀頓爲過又所進殆無一  
溢甚以酸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  
不許故宜微自遣割俯存禮制餽粥栗蔬少加勉強  
憂懷旣深指故有及并令繆道臻日具均答曰奉賜  
手令并繆道臻宣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無情

動不及禮但稟生疴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加橫  
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日亂玄黃心迷哀樂唯叔厄  
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資實聞前典不避梁肉  
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聖言思自  
補續如脫申延實繇亭造服闋遷五兵尚書猶以頓  
瘵經時不堪拜受

陸襄父開初爲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永元末遙  
光據東府作亂或勸開去之間曰吾爲人吏何所逃  
死臺軍攻陷城開見執將刑第二子絳求代死不獲  
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襄痛父兄之酷喪過于禮



服釋後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  
殺害五十許年爲揚州治中以父終此官固辭職高  
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

蔡搏仕齊爲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  
多難服闋因居墓所

任昉仕齊爲廣陵王記室參軍以父喪去官泣血三  
年拔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父遐曰聞昉哀瘠過禮  
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  
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迴卽嘔血昉父遙本性重檜  
擲以爲嘗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計箇不得好者昉亦

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檜擲遭繼母憂昉先  
以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  
昉素強壯腰帶甚充服闋不可復識

沈約仕齊爲通直散騎嘗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  
解職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

約子旋爲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射復以母  
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

孔休源字慶緒父珮爲齊廬陵王記室參軍早卒休  
源年十一而孤居喪過禮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  
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淚

州元 卷之三  
辛愛遭母憂廬於墓側負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  
親往臨弔

柳忱字文若至悵第五子也數歲父世隆及母闕氏  
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喪以毀聞位光祿大夫

江藉爲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  
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  
子鏘母嗜蓐母沒後嘗以供奠高祖義師初至此年  
冬營蓐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

蓐味

鄭紹叔爲冠軍將軍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爲  
衛尉卿以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嘗使人節其  
哭

柳慶遠爲征虜將軍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  
拜

馬仙琕少以果敢聞遭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  
植松柏

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  
許焉徵爲右衛將軍

楊公則字君翼父仲懷宋泰始初爲豫州刺史殷琰

將叛輔國將軍劉劬計瑛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死號哭氣絕良久劬命還仲懷首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錄此著名

袁昂字千里五歲時父顓仕齊爲雍州刺史以叛誅死藏其首於武庫十年始還昂號哭嘔血絕而復蘇從兄豸嘗撫視抑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豸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豸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後爲武陵王長史丁內憂哀毀過禮

庾道愍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在生母流漂交州道

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肩嶮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及寄止一家旦有一媪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宋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藩命爲儒林不就

張稷字公喬稷所生母劉氏遘疾歷時稷年始十一夜不解衣而養文永異之及母亡毀瘠過人杖而後起頰居父母憂六載廬于墓側初劉氏假葬瑯琊黃

山後改申葬禮賻賻交積於時雖不拒絕事母隨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申嘗設劉氏神座出告反面如事生焉

韓懷明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香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讀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棄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吾之恨矣家貧嘗肆力以供其肥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

王志年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爲中表所異位金紫光祿大夫

王份爲黃門侍郎以父終於此職固辭不拜遷秘書監

王銓有孝行母病而銓形貌瘦瘠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嘗因得氣疾位丹陽尹

王僉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園子生除威戎將軍始與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

王訓年十三父陳亡憂毀家人莫之識

王瞻年十二若父憂以孝聞服闕襲封東亭侯

夏侯亶爲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

顧協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位鴻臚卿

范岫字懋賓早孤事母以孝聞自親喪之後蔬食布衣以終身

王筠爲太子家令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闋後疾廢久之

王僧孺好學家貧嘗傭書以養母幼時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滿呶及僧孺爲中丞拜日引騶清道悲父

張緬父張策任衛尉卿爲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適于禮高祖遣戒喻之後爲淮南武陵王郡太守母劉

氏以父沒家貧喪禮有闕遂終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易衣裳及還都竝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嘗閔然如貧素者

江柔之爲尙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子革年十六喪母亦以孝聞革子從簡歷官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恨之

江子一字元貞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位南津較尉

王規字威明八歲以下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

褚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向哀毀若成人者親表咸異之

褚球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

褚翔爲吏部尙書侯景圍臺城翔於圍內居母憂以哀毀卒

劉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朞口不嘗鹽酪冬止着單布家人慮其不勝喪中夜竊寘炭於牀下覽因煖氣得睡既覺知之

號慟驅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遣省視

劉孺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爲吏部尙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朞以毀卒時年十九謚曰孝子

臧盾有孝性母亡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悴家人不復識服闋爲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

張曠父臨青州爲土民所害曠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

范雲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

之舉兵圍郢城父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  
 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名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  
 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見且出就舍明  
 且又自令送書入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  
 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長  
 子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

庾黔婁父亡持喪過禮和帝即位將起之鎮軍蕭穎  
 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

劉曇淨解褐安城王國佐嘗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  
 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

成疾會有節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  
 孝行高祖用為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為縣因以讓兄  
 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敦至身營殮粥不  
 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  
 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于瘞  
 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朞而卒

謝蘭字希如年五歲每父母未餽乳媪欲令蘭先餽  
 蘭曰兒不覺飢強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

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蘊生之匹因名之曰蘭  
 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嘗自守視譬抑

之泰清元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督侍使於魏會侯  
景舉地入附境土交兵蘭母慮不得還感病卒及蘭  
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嘔血  
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強  
歡以飲粥蘭初勉強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  
卧而卒時年三十八

褚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疾及丁母憂水  
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輒嘔血遂以  
毀卒

江紉父卒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

嚴植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  
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

滕曇恭母卒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  
蘇隆冬不着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  
晝夜哀慟

甄恬幼歲喪父哀戚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  
和飭飲之恬不肯

劉惠鏡父元真爲淮南太守居郡得罪惠鏡歷詣朝  
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

庾沙彌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



舟所元 卷三  
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爲製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酷禰用是何爲旣長終身布衣蔬食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夕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終喪不解衰經族兄都官尙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教令

沈崇僚字思整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父憂傭書以養母焉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僚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

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今孝之道也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旣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暇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詔書擢拜太子洗馬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而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悼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年三十九

荀匠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於官凶聞至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旣而奔喪每宿江渚

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起家鸞林太守  
征狸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遮還匠迎于豫章望舟  
投水傍人馳救僅而得全既至家貧不得時葬居父  
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  
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日皆皆爛形體枯  
悴皮勞裁連雖家人不復識竟以毀卒

吉玠字彥膚世居襄陽玠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  
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爲  
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玠年十五號泣  
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埋雖清白

玠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玠乃擗登聞鼓乞  
代父命高祖異之勅廷尉蔡法度曰幼童未必自能  
造意卿可取其款實玠詞不移其初見獄椽依法備  
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械更令著一小者玠弗聽  
曰玠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  
脫械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

沈顓內行甚修事母兄弟孝友爲鄉里所稱慕

劉香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自居母憂便長斷  
腥膻持齋蔬食

劉敦嘗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香之

官

沈續父瑀於路爲人所殺續布衣蔬食終其身

裴子野生而偏孤爲祖母所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  
哀動家人

賀革爲貞威將軍南平太守革性至孝嘗恨祿不及  
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  
造寺以申感恩

何點字子哲父鑠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點弟  
字子平名犯太祖廟諱下字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

謝幾卿父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  
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沉溺及居父憂哀  
毀過禮

臧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

裴之禮居母憂唯食麥飯

庾華字休野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爲州黨所稱  
劉訐字彥度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  
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爲伯父所養事伯  
母及昆弟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  
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

范元琰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

禮親黨咸異之

劉苞字孝嘗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嘗泣時世叔父俊繪等並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歎悲無有他意因而歔歔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而皆畢繪嘗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為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蕭子範為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

袁樞起家為秘書郎歷太子舍人侯景之亂樞徙吳郡省父因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若喪以至孝聞

袁君正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

何某各與太祖廟諱各同為侍御史以父疾陳解何侍疾經旬

身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苦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何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劉醜幼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嘗有音樂後

母沒十許年醜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歔流涕終於晉安內史

馮道根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其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

庾子輿爲梁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嘗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輿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滅性仍禁其哭泣

李孝緒爲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

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嘗病癰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景昕誠感

何修之有至性父母亡後嘗設一屋一易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三十餘年當世服其孝行

劉善明以母陷于魏累爲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鮑叔知我因流涕日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祿皆散之親友

賀琛會稽山陰人少精三禮郡補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于墓服闋猶未還舍生徒

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投  
稍稍集業

到漑遭母憂居喪盡禮所屍廬開方四尺毀瘠過人  
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

而國文谷曰曾子之於親也視死如歸視生如視死  
而國文谷曰曾子之於親也視死如歸視生如視死

而國文谷曰曾子之於親也視死如歸視生如視死  
而國文谷曰曾子之於親也視死如歸視生如視死

而國文谷曰曾子之於親也視死如歸視生如視死  
而國文谷曰曾子之於親也視死如歸視生如視死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四

孝第四

陳傅釋梁太清未携母南奔避難俄丁母憂在兵亂  
之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位至秘書

監

司馬申仕梁為邵陵王丹陽主簿屬太清之難父母

俱沒因此自誓菜食終身

張種仕梁爲武陵王征西東曹掾種辭以母老抗表陳請爲有司所奏坐黜免侯景之亂種奉其母東奔久之得還鄉里俄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獲時葬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嘗若在喪及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聞起爲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卽吉僧辯又以種年老傍無繼嗣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

徐凌仕梁爲通直散騎嘗侍及侯景寇京師凌父捕先在圍城之內凌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闕

司馬暘字文昇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號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致悶絕內外親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產每曉喻之逼進餽粥然毀瘠骨立服闕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暘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昨日羅兒尙爾頓頓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羅兒卽暘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過甚廬于墓側一月之內惟進薄麥粥一升位至司州中正

司馬延義字希忠暘子也少沉敏好學江陵之陷隨

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高還都是義乃躬扶靈  
輓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  
冷遂至瘵廢數年方愈位至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吳郡吳人字德明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  
者父煥嘗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維網捕魚以供  
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  
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惟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  
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  
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  
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粒

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  
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癰  
年並未五十終于家

何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爲梁司空袁昂所  
重天監末昂表薦之因得名見解褐梁太尉臨川王  
楊州議曹從事史

虞荔爲太子中庶子領大著作荔母隨荔入臺卒于  
臺內尋而城陷情理不申繇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  
音樂

孔奐遭母憂哀毀過禮時梁王喪亂皆不能行三年



孝四  
之喪惟與及吳國張種雖在寇亂中不違法度並以  
孝聞位至散騎嘗侍

殷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繇是少知名家世儉約  
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慈母養小弟勤  
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爲中書郎兼廷尉  
卿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子時  
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道  
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水中投身而下  
捧閱舉視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  
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屍而哭每舉音卽氣絕行路

無不爲之流涕卽於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  
安自是蔬食布衣和稿骨立見者莫不哀之位至給

事中

殷不佞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梁元  
帝承聖初爲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久  
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嘗爲居喪  
之禮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四兄不  
齊始至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  
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  
必三日不食位至尙書右丞

沈炯為梁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荊州陷為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在東嘗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留之嘗閉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卽棄毀不令流布承聖二年還至都除司農卿遷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嘗侍中丞如故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為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百死經生妻息誅夷昆季真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第

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惟在一人前帝知臣之孤煢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首於人又復矜臣温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嚴非欲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晚讀家書前懼後喜温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彞憲邦之司直若或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趙趙荏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悽悽之所轉忘塵

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文武刑于四海弘此孝理寸管求天仰歸帷辰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需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沉孰非涵養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譽馳威維情深宛滯日者理切倚門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恩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景業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闈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苟母從官用賂朝榮不虧家禮尋勅所司相遵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

王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習成實論義位至徐州大中正

岑之敬爲征南府諮議叅軍每忌日營齋必躬自灑掃泣涕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

孟猛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

周確爲東宮通事舍人丁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越起爲中書舍人命於廣州慰勞服闕爲太府卿歷太

子家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爲貞威將軍吳令確固辭不之官

程文季父霽洗爲臨海太守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仍防鄞州文季性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

沈君理爲東陽太守以父憂去職起爲信威將軍左衛將軍又起爲持節都督東衡二州諸軍事任威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又起爲明威將軍中書令前後奪情者三並不就

陸縉字子緒少有志尙以雅正知名父任梁御史中丞及縉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不就後位至左僕射

袁憲尙梁簡文帝女南沙公主武帝太清二年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母憂哀毀過禮敬帝承制徵授尙書殿中郎父君正爲吳郡太守憲至宣帝太建六年除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不拜改授南康內史

徐孝克陵弟也爲通直散騎嘗侍兼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宣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

克取珍果內袖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啟帝帝嗟嘆良久乃勅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竝遣將還以賜其母時論美之陳亡隨例入關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嘗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嘗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之焉

王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外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惟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入船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闔於樹梢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

庾持字允德少孤性至孝居父憂過禮位大中大夫江德藻性至孝事親盡禮藻以父憂去職服闋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位至新淦令

陸瓊年十六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後為吏部尚書丁母憂哀慕過毀

蔡徵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父景歷以為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位至給事中

姚察為南郡王行參軍兼尚書駕部郎值梁室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鄉時東土兵荒人飢相食告糴無

處察家口既多竝採野蔬自給每崎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糧粒嘗得相繼後爲太子僕父僧垣入于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僧垣凶聞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始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乃勅申專加譬抑服闕除給事黃門侍郎察累年憂服兼齋素日久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見其柴瘠過甚爲之動容陳滅入隋開皇十三年襲父爵北絳郡公察往歲之聘周也因得與父僧垣相見相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歔

魯悉達幼以孝聞及爲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乃禮  
目邁疾卒

歐陽顛字靖世長沙臨湘人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篤信著聞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位至征南將軍張譏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卽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闕補湘東王國佐嘗侍

韋翹字子羽少有志操弱冠喪父以哀甚重至養撫孤兄子以孝義著稱位至宣城太守

謝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一二

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徃徃如是親族莫不奇之年十四丁父艱號頓于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蘭居母阮氏喪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嵩乃共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旣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耶自後少進饘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陷沒入周爲趙王侍讀王卽周武帝之愛弟厚相禮遇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

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武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隋聘使子暉還國後爲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後主至德二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勅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啟固辭勅報曰省啟具懷雖知哀筭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請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尙書右丞徐祚尙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諭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嘗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氣絕良久涕泣不能自勝祚等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

州府元龜 孝四  
有孝子客卿日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作止此  
恐不能起如何位至招遠將軍

阮阜父問道初隨岳陽王出江州卒焉卓以後主禎  
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父所終因邁疾而卒  
位至招遠將軍

後魏許謙初爲符離所請之和龍未幾以繼母老辭  
還位至招遠將軍

崔玄伯爲黃門侍郎從道武幸鄴及車駕還京師次  
於嘗嶺道武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玄伯扶老母  
登嶺道武嘉之賜以牛米因詔徙人不自進者給以

車牛

崔懷順父邪利仕宋爲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  
子拜廣寧太守卒於郡懷順以父入國故不出仕及  
尅青州懷順迎邪利喪還葬

張白澤年十一遭母憂居喪以孝聞太武聞而嘉之  
高猛虎爲鄴善鎮錄事及居喪以至性稱遂絕宦情  
乞伏保父居獻文時嘗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官人河  
南宗氏亡後賜以官人申氏六子左率申垣兄女也  
歲餘居卒申撫養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保奉事孝  
謹初無恨色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



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道善鎮將申年八十餘保手  
製馬輦親自扶掖申欣然隨之申亡保解官奉喪還  
雒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崔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  
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  
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嘗日沒親之後值國  
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金備位台鉉與叅大  
謀賞獲豐厚牛羊善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  
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位至侍中  
特進撫軍大將軍

陸麗性至孝遭父憂毀瘠過禮位至撫軍大將軍

寇臻字先勝年十一遭父憂居喪以孝稱後爲中川  
太守以母老屢求解任久乃從之

李東字休賢父遵坐通西賊伏誅東郡辟功曹以父  
憂去職遂終身不食酒肉因屏居鄉里位至司徒諮  
議參軍

慕容眞安爲征南大將軍濟南王白曜之子父事誅  
燕人寬之眞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  
曰輕重未可知眞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  
至此我何忍見父死遂自縊焉

酈惲爲長孫稚行臺郎在軍啟求減身官爵爲父夔請贈詔贈夔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寇治爲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帳幃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淚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啟告遠出行反亦如之

房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尙書盧淵稱之於李冲冲時典選拔爲奉朝請司空祭酒

宇文延瀛州刺史文福子也延爲員外散騎嘗侍以父老諂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死者數人身被重瘡賊乃小退而縱火燒齋室福時在內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髮盡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

韋雋字穎超早有識學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温和謙讓爲州里所稱

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二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嘗著垂裙皂帽位至下邳太守

辛少雍字季仲少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雍終身不食肝

位至給事中

崔仲哲生爲祖母宋氏所養早有知識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位至司徒參軍假寧朔將軍

崔康爲左光祿大夫去職少子季良風望閒雅爲太尉長史及康還鄉良亦去職歸養

崔鑒與盧玄高允李靈等俱時被徵尋以其母老固辭鑒後位至徐州刺史

陰孟貴性至孝每向田間耘耨早朝拜父世隆來亦知之鄉人欽其篤於事親

胡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以爲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平寧嘗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雋提壺執俎至郭外立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位至武威將軍

宋繇字體業生而父遼爲張邕所誅繇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位至安遠將軍

崔勉爲散騎嘗侍征東將軍後還家屬母李氏喪亡勉哀毀過禮病卒

崔孝政字季讓十歲父挺亡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傷汝南王越辟行參軍

張敬伯平遠將軍謹之子也謹卒敬伯求致父喪出  
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  
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  
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  
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敬叔武邑  
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  
張彞爲黃門侍郎從孝文南征母憂解任彞居喪過  
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年貌毀瘠  
當世稱之

崔光韶亮從父弟也光韶事親以孝聞爲司空從事  
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  
人久之徵爲司徒諮議固辭不受

崔敬友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命敬友精  
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

崔光本名孝伯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備書以養父母  
孝文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

甄琛爲侍中領御史中尉免歸本郡始琛以父母年  
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  
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服未闋復喪父  
琛於瑩兆之內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

哀之成助加功十餘年中墳成木茂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貞呵叱之誤以杖擊便郎致死貞為縣囚執貞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真以誤謬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幼冲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寃情狀特可矜感孝文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崔休字惠盛為尚書左丞宣武初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渤海於是除為雒州刺史在州數年母老辭州許之

裴延雋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為幽州刺史後母隨延雋在州遇重患延雋啟求侍母還京療治仕至平秦太守

裴仲規為司徒主簿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

陽固為雒陽令丁母憂號慕毀瘠杖而能起練禪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

辛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無恙垂淚久之  
位至揚州征南府長史

辛雄字世賓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  
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爲世所稱

王續生榮陽京縣人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  
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

袁革修字叔德翻子也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位  
至撫軍將軍

令狐仕猗氏縣人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  
其母孝著鄉邑

皇甫奴河東郡樂戶同郡楊風等七百五十八人列稱  
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世著本  
孝之稱

關元明河東安邑人至孝母十服終心喪積載每忌  
日悲動傍隣

楊引鄉郡襄垣人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三  
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  
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

樊子鵠爲殷州刺史及爾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  
子鵠欲與同趨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啟求移

鍾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

郭文恭仕爲太平鄉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陪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尙書奏問標其門閭

趙琰字叔起父溫爲楊難當司馬苻堅亂琰爲乳母携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以色養餼熟之際必親調之後爲淮南王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絕鹽菜斷諸滋味食麥而已

陸夸年二十遭父喪鬢髮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

盧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尙識度沉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爲僕射李冲所歎美

李顯達潁川陽澤人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鬢髮墮落水漿不入口吐血數升

倉跋榮陽京縣人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  
名憂毀瘠見稱州里

楊玄就安西將軍仲宣之子仲宣為爾朱天光所害  
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  
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  
先殺之

崔承宗齊州人其父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  
日遂為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  
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  
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聞  
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門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  
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王靜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不拜

總錄部 五

孝第五

北齊楊惺字遵彥魏太傅暉之子幼喪母惺能勇  
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論語子恭曰論語至泥陽未  
邪惺號泣感惺子恭亦對之飲飲遂為之罷酒後為  
冊府元龜



石夏後齊兗州刺史  
 杜延實安西將軍仲宣之子仲宣為爾朱天光所害  
 玄胤幼而俊長收捕時年九歲幸挽其人謂曰欲害  
 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初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  
 先殺之

王精斜鉢味太守以世法固報不我  
 立人驢中買筆味與縣其筆兼  
 父才罪未終帥母又才門受辱喪其眼六年哀哭  
 門文交如憐山則人早孤於養帥父母以孝聞於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五

孝第五

北齊楊愔字遵彥魏太傅津之子幼喪母曾詣舅源  
 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滎陽未  
 邪愔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為之罷酒後為  
 神武行臺右丞遭罹家難嘗以喪禮自居所食惟鹽

乘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嘗相開慰頃之表請解  
 職歸葬喪極發吉凶儀仗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  
 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惜跣步號哭見者無不  
 哀之及為聘梁使至碣磔戍州內有惜家舊佛寺精  
 廬禮拜見大傳容像悲感慟哭嘔血數升遂發病不  
 成行輿疾還鄴

劉禕仕東魏為睢州刺史秩滿遙歸鄉里侍父疾竟  
 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文襄輔政致辟禕  
 稱疾不動

陸昂仕東魏為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  
 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  
 親詣門以慰勉之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  
 廷深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為孝終里服竟  
 當襲不忍嗣疾後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沉  
 篤頓昧伏枕又感風疾因弟博卒印一慟便絕

印弟彥師字雲仕東魏為襄城剽王元旭參軍以父  
 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印廬於墓次負土成墳  
 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

竇泰善騎射有勇略魏末泰父戰沒於鎮泰身負骸  
 骨歸爾朱榮位待中京畿大都督

王昕自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爲人之師表位祠部尚書

裴讓之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喪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繇是自勉位清河太守

樊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

慕

鄭述祖爲兗州刺史初其父道昭爲兗州於城南小

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

舊跡得一破石有銘云中丘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

述祖對之嗚咽悲動郡寮

邢劭字子才爲衛將軍國子祭酒還鄉丁母憂哀毀

過禮

皮叔達有才藻檢行爲通事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

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復蘇不飲不食三日致死

廬臣客其姊爲任城王妃任城王致之於朝廷繇是

擢拜太子舍人遷司徒記室請歸侍祖母李李強之

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子中書

李元忠爲清河王懌主簿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

史安樂王鑒請爲府司馬元忠艱憂固辭不就初元

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

元忠族弟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  
療不愈及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  
其明解絲是亦以醫術知名

李正藻明敏有才幹武平末爲開府儀同行參軍判  
集書省事以父駒駘沒陣正藻便謝病解職憂思毀  
瘠居處飲食若在喪之禮人士稱之

宋遊道事世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  
逆遊道誘令退伏竟雪叔而殺奴位太府卿

魏蘭根爲定州長流參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及遭  
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蘭根爲儀

同三司卒次子敬仲孝昭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

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旣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爲  
祠部郎中

後周樊深河東猗氏人享繼母甚謹仕魏爲中散大  
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

舉義爲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竝被害深因  
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  
然念繼母老年患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  
覓母遇得相見因以饋母復易姓名逃隱河東太社  
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

其父負土成墳

柳虬仕魏爲獨孤信行臺郎中大統四年入朝太祖欲官之虬辭母老乞侍醫藥太祖許焉

王懋魏太尉長樂公盟之子爲右衛將軍于時疆場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竝經衰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文帝不許

王述魏驃騎大將軍羆之孫幼喪父爲羆所愛及居羆喪深合禮度于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羣官遭喪者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命中使就視知其哀毀乃特許之

斛斯徵太傅精之子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其一溢米位太宗伯

于翼爲司會中大夫遭父喪過禮爲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

李旭頓丘人父避爾朱榮之亂奔江南旭累遷納言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位昌州刺史

尉遲迥父侯晃尙太祖姊昌樂太長公主生迥迥旣平蜀爲益州刺史迥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膾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太長公主年高多

病迥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太  
長公士每爲和顏進食以寧迥心太祖知至性徵迥  
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迥衮冕之服  
柳檜字季華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  
檜子雄亮字信誠父爲黃衆寶所害雄亮年十二遭  
父難幾至滅性終喪之後志在復讐事具後  
若干惠爲右衛將軍於諸將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  
聞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  
矣何暇辦此乎太祖聞之卽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  
如此

盧叔仁舉秀才爲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  
旣歿哀毀六年躬營墳壙遂有終馬之志

柳敏字曰澤河東解人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後爲  
禮部郎中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尋起爲  
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太祖見而歎異之特  
加榮賜

荆可河東猗氏人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  
力供養其母隨時其旨終無匱乏及母喪水漿不入  
口三日悲號踴絕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  
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

已然可家舊塋城極大榛蕪至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家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馬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垂膝下而重可至性及卒之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師嘗給其衣食

盧柔字子剛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如子柔盡心溫清亦同已親宗族歎重之位開府儀同三司

趙和爲陵江將軍南討渡淮聞父喪卽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日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卽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卧疾再周元嘗候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沒號踴絕而後蘇後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

裴漢性不飲酒而雅好賓遊其父寬沒後遂斷絕遊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不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位車騎大將軍

柳慶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重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若出後之家更有斬衰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迫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由終喪旣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服闋除中堅將軍寇雋與兄祖訓祖禮竝有志行家門雍睦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啟告遠行徃友亦如之位驃騎將軍

杜叔毗襄陽人早孤事母以孝聞自梁歸附爲中散大夫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後爲義歸郡守自兄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猶殯梁州至是表請迎喪歸葬高祖許之葬事所須詔令官給在梁舊宅宅經外配者竝追還之仍賜田二百頃

韋師字公穎少沉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孝行位汴州刺史

令狐熙爲夏官府都上士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誡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



冊府元龜 卷五  
饋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  
哭聲莫不爲之下泣

薛真爲驃騎大將軍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庶  
至於溫清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

秦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爲鄉里所稱及居父喪哀毀  
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旣以母在嘗抑割哀情以  
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復相友愛閨  
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惟飲水  
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  
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表有詔

表其門閭榮性亦至孝遭父母喪哀慕不已遂以毀  
卒邑里化其孝行明帝嘉之乃下詔曰孝爲政本德  
乃化先旣表天經又明地義居喪致哀至感過人窮  
號不反迄乎滅性行標當世理鏡幽明此而不顯道  
將何述可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王德初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子公奴并一女以營葬  
事因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裴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終於闡喜川而叔母韋  
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壠遂在齊境及  
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

韋氏極西歸竟得合葬

隋趙賢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賢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

王士良任北齊文宣時爲吏部尙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卧疾歷年文宣每自親臨視疾疾愈除滄州

刺史

蕭撝梁安成王秀之子歸周爵黃臺郡公文帝令文儒於麟趾殿較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豫焉尋以母老兼以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署事詔許焉高祖以爲文學博士僞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上表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鏡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賜矜許臣披歎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涓塵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浙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徊繫慕戀悚

兼深高祖未許詔曰開府梁之宗英今則位等三事  
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正朕不逮然進  
思盡忠退安侍養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已乎  
虧此至公平所望也尋以母憂去職

劉璠初在梁隨上黃侯蕭曄在淮南璠母於建康遭  
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  
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卽其母  
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  
後起位隴右總管府司鎮

王誼字宜君遷御史大夫丁父艱毀瘠過禮廬於墓  
側負上成墳歲餘詔拜雍州別駕固讓不許

王頌字景彥梁太尉僧辯之子少儻有文武幹局  
其父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元帝爲周師所陷頌  
因入關聞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  
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嘗布衣蔬食藉蒿而卧  
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

趙綽初仕周爲內史中士以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  
稱其孝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父綽仕魏爲度支尙書威  
少有至性數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後威拜尙書右

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帝勅威曰公德行  
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爲國  
惜身朕之於公爲君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  
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

威子夔爲鴻臚少卿坐父事除名爲民復丁母憂不  
勝哀而卒

李德林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  
冬單衣跣足州里人物繇是敬慕之德林居貧輒軻  
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  
令仕進德林仕北齊爲通直散騎侍郎與中書侍郎

宋士素副侍郎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  
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  
士友陸寯宋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爲合湯藥德林不  
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  
云孝感所致太嘗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  
纔滿百餘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厲疾請急罷歸  
梁彥光仕周爲少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  
幾起令視事武帝見其毀甚嗟嘆良久頻蒙慰喻  
楊素父敷仕周爲汾州刺史沒於齊武帝親總萬機  
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

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  
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錄是贈數爲大將軍謚曰  
忠壯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  
劉士雋彭城人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次勺  
飲不入於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栢  
狐狼馴擾爲之取食

揚慶字伯悅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  
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  
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吊三十疋綿十屯粟五十石位  
儀同三司

田德懋魏國公仁恭之子少以孝友知名開皇初以  
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三牛備身丁父艱哀  
毀骨立廬於墓側

薛濬開皇初爲考功侍郎高祖聞其事母孝賜輿服  
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憂瘁親  
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  
于時隆冬寒極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  
百餘里足凍墜指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贈  
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欵請終喪制優  
詔不許靈帝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謂羣臣曰

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  
喪病卒

張炤開皇初為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  
職柴毀骨立未葬起令視事固辭不許

蕭國肅為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高祖許之  
姚最為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

崔顯開皇中為協律郎太嘗鄉蘇威雅重之母憂去  
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元壽字長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三族  
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位羽衛將軍

李德饒性至孝父純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  
及丁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蒸  
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衰徒跣號踴幾會  
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位司隸從事

徐孝肅汲郡人早孤不識父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  
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  
孝數十年家人不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  
親易燥濕憂瘁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亡孝肅茹蔬  
飲水盛冬單衰毀瘠骨立葬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  
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披髮徒跣遂以身終

華秋汲郡臨河人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瘁鬚髮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塋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

韋鼎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位至光州刺史

韋秀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一通周易居喪以孝聞位通直散騎嘗侍

房彥謙字孝冲父然為廣州刺史彥謙早孤年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

甚厚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

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中生苦遇暮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族取則焉

王盧勤為渭州刺史丁父艱毀瘁過禮

于宣道為內史舍人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每令中使敦諭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

達奚長孺為鄜州刺史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為夏州

總管

杜整字育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

孝聞位左衛將軍

長孫成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位左驍衛將

軍

蕭世廉開府摩訶之子父與漢王諒同逆伏誅世廉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爲之酸歎終身不執刀刃時人嘉焉

陳孝意爲侍御史以父憂去職未朞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

楊昇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位冀州總管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及母終翼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髫鬣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初仕魏廣平王贊開府參軍事後不仕



郎茂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位饒州刺史

虞世基爲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  
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  
拜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煬帝使謂之曰  
方相喪仕職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  
楊玄感爲禮部尙書其叔父約拜浙陽太守玄感與  
約恩義甚篤旣愴分離形於顏色煬帝謂之曰公比  
憂悴得非爲叔耶玄感再拜流涕泣誠如聖旨帝思  
約廢立之功繇是徵入朝

册府元龜

